

32 串 門

那是一條私人道路，通到一處呈圓圈的小住宅區，這裏共有六家豪華住宅。建築形式從華麗的美國初期式，到寬敞展開的農場式，和講求觀感的摩登式建築。房屋式樣雖各有千秋，但有一樣是相同的：每幢造價均在二十萬美元以上。

他開的是一輛底特律生產的車，到哪兒都不引人注目，可是堅固實用，黑漆漆的輪胎和車身單色的油漆，標明他在這個地區是個外人，就像他是開垃圾車，或全身漆成綠色一樣，絕對不會讓人看走眼。

他在一顆榆樹的樹蔭下停車，下車後，伸伸四肢，同時打量四周。

他中等個子，骨架頗粗，眼、耳、鼻和嘴均恰到好處，並不惹人注意。他永遠不會是電影中英雄型的人物，但他這樣的人會有陪襯英雄的時候。

他走近最近一家房子的門前，那是一幢美國初期式的兩層房屋，有雕刻的白色百葉窗，和擺有粉紅色和黃色花朵的窗臺。

像這樣的住宅區，叫人難以想像會有罪案在此發生，但是他必須調查。長島的這一帶居民與曼哈頓的布隆克斯的居民大相逕庭，曼哈頓的布隆克斯如果有罪案發生，即使見證人有成千上萬，仍沒有人願意報案。

他按一下門邊的門鈴，停頓一會，再按一次。趁等候的時候，他看看手邊的小冊子。當他按第三次門鈴的時候，門口出現一位繫圍裙的矮胖中年婦人。

「什麼事？」她問。

「我是卡爾警探，」他說，掏出一隻皮夾，亮亮警徽，和一隻用膠套套住，上面有他照片的證件，「你是——」他再看看小冊子，「貝拉太太？」

「不，我是貝拉太太的管家。」

「假如貝拉太太在家的話，我想和她談談。」

那位婦人讓開一旁，領他進入一間小起居室，說：「我去通知貝拉太太。」過了一會，一位灰髮的小婦人出現了。他再次正式自我介紹；然後談正事。

「今天凌晨三點到四點之間，你聽沒聽見什麼不同尋常的聲音？」

老婦人搖頭，「我一向十點就睡覺。」

「你沒有聽見任何大聲響？」

「我睡得很熟，」她帶歉意地，「你知道，我是服用安眠藥的。」

「那麼，可能有什麼你沒有聽到的聲音？」「或許。」

「你想管家會聽見什麼吧？」

「不會，她不住這兒，她黃昏下工。」

「還有誰住這兒？」

「侄子過世後，我獨居此地。」她說。

「嗯——」他做一個稚氣的聳肩動作，「——我想沒有什麼可問了。」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她問。」

「沒有什麼可憂慮的，」他向她保證，「這只是一種初步調查。」第二家等了很久才有人應門。開門的是一位滿臉鬍子，身上掛了一枚獎牌的男人。此人的襯衫、長褲均皺巴巴的，好像他穿那套衣服睡覺一般，但是他清澈的灰眼睛卻很警覺，而且屋裏傳來響亮、不調和的音樂，更證明他不可能睡覺。鬍子分開處，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。那人問：「什麼事，小傢伙？」

「我是卡爾警探，」他宣稱，同時亮亮警徽，「你是鮑比先生？我想請教幾個問題。」

「我家就是你家，」那人說著，嘲弄地彎身鞠躬，同時揮開一手表示邀請之意。他跟隨卡爾警探進入屋裏。

音樂聲音更響了，室內布置全新，而且昂貴，但桌子上卻罩著一層灰，花式吊燈上，有人扔了一個空啤酒瓶在上面。

他們停在一間有數張沙發的房間。裏邊有差不多二十個奇裝異服的人悠閒地坐著，有的躺著，有的靠在大墊子上，也有幾個發明怪坐姿。音樂從靠牆的一個音響設備裏發出來。

鮑比向坐在唱機附近的一個人打一個手勢，那人切掉開關，聲音立刻停止。

「各位請注意，」鮑比說，模仿導遊員的聲調，「今早我們有位警探來聊聊。」遠處角落有兩個以不經意的態度熄掉香菸，將菸灰缸往沙發下一推。

「好，小傢伙，」鮑比說，「有什麼事？」

「今天凌晨，你們有哪位聽見或看見什麼不同尋常的事情？」

話音剛落，引起全屋哄然大笑。有幾位互相對望，有幾位互相拍手，似乎他們為來人感到尷尬。

「這個聚會已延續了三天，」鮑比解釋說，「小傢伙，是有些怕人的景象和聲音。」

「我意思指屋外。」

鮑比游目四顧，只看到木然的面孔。他轉頭說：「沒有，小傢伙，沒有人注意到任何事。」

鮑比領他回到前門，才到半途，音樂聲又響了起來，他們不得不提高嗓子。

「我搬進來時，全屋已裝好隔音設備，」鮑比說，「我不想讓鄰居討厭，我也不想鄰居讓我討厭，知道我意思嗎？我打賭，你們在屋外放大炮，我們也聽不見。」

「這些設備必定花費不少。」

「那只是錢而已。」鮑比說，眨眨眼，「我對簡單生活的歡樂譜下樂章。小傢伙，那還頗有利潤可圖。」

下一家是仿西班牙式的房子，窗戶上裝有花飾的鋼柵，和一道用紅木粗雕的大門。銅製的大頭釘，一根根釘進木門裏，標出主人英文姓氏的縮寫「MG」。卡爾驅車而過，到了另一家，過了五分鐘仍然沒人開門。

卡爾又按一次門鈴。一位矮胖的人走出來。那人五十來歲，穿一套舊式西服，

打一條黑色領帶。他大叫：「湯姆家去避暑了。」

卡爾再亮亮警徽，自我介紹，然後說：「謝謝你，凱文先生，我是卡爾警探。今天凌晨你有沒有聽見或看見什麼不同尋常的？」

「這必定和莫根那歹徒有關。對不對？」

他指指卡爾警探路過的那幢西班牙式房子。「你怎麼會那樣說？」

「因為自從他搬進來，常有警探出現在這一帶。今天的報紙還說，他牽涉到匪徒的火拼案子裏——黑社會幫派要接管他的地盤。你來的時候，我看見你到貝拉太太那兒，還有那個音樂家那兒。可是你沒有進莫根家，連門鈴都沒按。我估計你正在搜找他不能給你，或不願給你的消息。」

凱文自鳴得意地吁口氣，好像期望接受一枚獎章一樣。

「你會成為好偵探，」卡爾警探說，眼望著凱文那副趾高氣揚的樣子，繼續說，「不過，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。今天凌晨你看見或聽見什麼——尤其是在三點到四點之間？」

「沒有，我沒有。」凱文很不情願地回答。

很明顯，他希望有什麼能報告。

「發生了什麼事？」

「也許什麼都沒有，我正要調查清楚。」

「嘿！」凱文臉色亮了起來，「我剛剛記起來——那是莫根每天從他的夜總會回來的時間。我和太太的臥室正在他的屋後，所以，我們聽不見前面的車聲和其他的響聲！不過有一天晚上我睡不著的時候，看見莫根就在那個時候回家。」

「謝謝你，凱文先生，」卡爾警探說著，朝最後一家走去。

「你去那兒沒用的。」凱文說，「他們和湯姆一家人一起去度假了，兩週內不會回來。」

「哦，再謝謝，」卡爾警探說，「你幫我好大的忙。」

凱文跟隨他到停車處，在卡爾發動引擎時，他倚靠在車窗說：「這地區過去很高尚，而且有限制，現在變了。好像身邊有兩個銅板的人就可以搬進來，那個音樂家成天有些奇裝異服的怪朋友進出！我說，你認為那些黑社會的人是否也會到這一帶來？」

「我想你不用憂慮。」卡爾警探告訴他，揮揮手，駕車離開。

卡爾驅車一直回到布魯克林，才開始找公用電話亭。當他看見一家加油站邊有電話亭時，便停車，趁加油員為他加油時掛通電話。

「我初步的調查全部完成，」他告訴他的上司，「看來一切OK。莫根和我們估計的一樣，每天凌晨三四點回家，沒有人可能聽到或看見，不過，為了安全起見，我在手槍上套上消音器。」

----- (完)